



論語卷之十四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考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氏曰憲問取不書姓而直

章夫子稱其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由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孫稱其師者皆稱字希原思為之宰亦以此稱而此書各其為自記之證一也

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為自下章問克伐然欲不行不

孔門出處言行內凡四章
章通攷
熊禾曰此篇多記

憲問子曰邦有道穀邦

穀恥也

憲

穀祿也邦有道

不為邦無道不為

周行
莊東

天
天

圖書

圖書

知食祿皆可取也憲之狷介

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歲

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

為也語錄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

之至行者僅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

有道而不能有為只小難由謹濟得其重

無道凡八出廷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十

魚原憲是也世有論者如南容之不廢武子

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集

可行之道也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

平論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介上觀之則

微不同耳雲峯謂憲為夫子之宰猶解其所當

於無道之穀可知然狷介者自守常有餘而見

足故夫子猶告之以有道穀之可取蓋欲其因

之以及所未知無乎有以

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耳

以學言

邦有道貧賤無可行之道
邦無道富貴無能守之節

○碌碌庸人

恥

以志言

邦有道穀不能為為
邦無道穀不能獨善

○但知食祿

○莫非可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去

欲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已之為勝敵勝已

所以自殘也怨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怨則怨欲有公私

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

本言之文皆由有已而生也○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

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勝遂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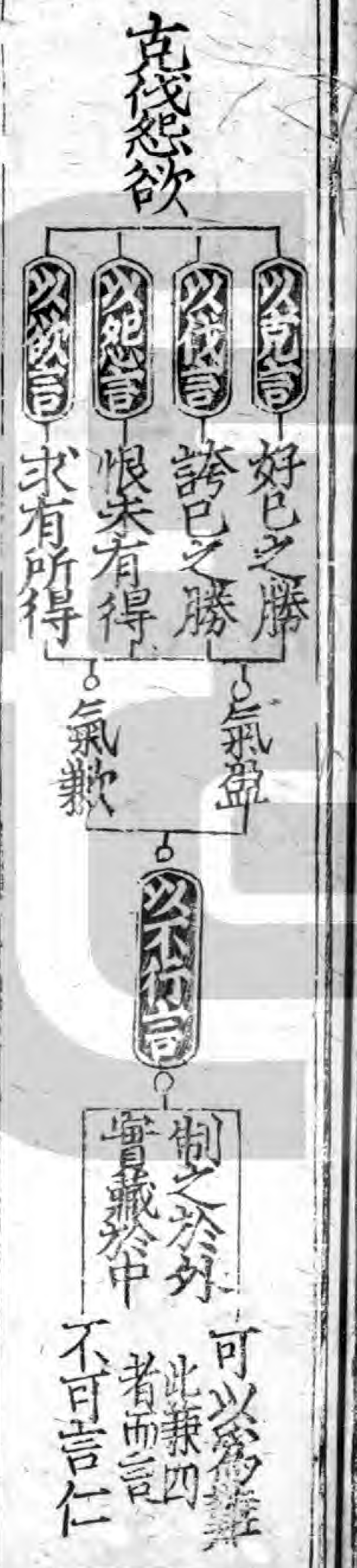
怨恨則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運薄也然

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輔氏曰憲兩問夫子答

進之以其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
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
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語錄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
如邦有道殺邦無道殺取也也失問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
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上声己私以復乎禮則
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
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曾中也豈克己求仁之
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
滲所禁矣魏氏曰拔去病根有兩義一是積漸消磨一是
反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
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
類子四勿若相以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間
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循乎人
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難
不許其仁而有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威伏於內者勃然
而出其難也而有特而不可持矣○通曰克伐怨欲皆生於欲仁
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怨欲矣願
子私欲淨盡可以為仁憲之力制其欲者可以為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上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胡氏曰居以為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
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為意所便安處皆足謂之
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
士者通曰懷居与小入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
也天懷居者意其所安無所執着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
師曰君子當安而能遷私意恋着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
氏所謂於義所當為必不能徙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声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
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

哉或問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持少置委曲如夫子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耳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始謙恭之意非阿諛也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終之時。錢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更言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道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先師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居邦言行。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八字出能言者或便辭伎口給而巳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巳明氏

按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志能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錢氏仁與德如何分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真能有勇也

德言仁勇之別。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皋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宮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誅其子

其臣寒浞。反。又殺羿而代之。其春秋傳作澆，弔浞之子

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夏后相所誅，羿與

異，羿者羿當誅，然非。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民以

代夏政，恃其射也。不將民事而淫于原獸，用寒浞以

樹之詐，愚以取其國家，并歸自田家，殺而烹之。靡奔有

德于民，使流用師，成國，灌及樹，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

有南氏，收二國之虛，遺民以滅浞，而自立。少康，少康，諸侯

戒，積后，行少康。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

禪，時戰。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

羿身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

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

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觀是尚德不尚力也。故許以君子

兼少，適曰：是時田桓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執非

欲為羿與，是時田桓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執非

指二家而言，二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身比之。夫

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二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子有

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

答之。孔子以其以禹稷比之，已難答。又以其以羿身比之，

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贊美之。輔氏曰：适素雅

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密。而

取善之周矣。

南宮适之問

以比權力言

羿身不得其死

憫悼世俗之意

以比孔子言

禹稷能有天下

尊尚聖人之意

可見君子尚德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

仁也。語錄：君子警如純黑，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

間。白也。○鏡氏曰：君子之心，雖乎天理而無一毫私欲，故少

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吳氏曰：夫姦辭

亦不得以仁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
誠意章事
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雖有天理未盡者
亦不得以仁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
通文熊禾曰此大字

君子小人仁否之別

以君子言

循天理而毫釐或間未免不仁

以小人言

徇人欲而終始有蔽未有能仁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藉之忠也

東漢楊彪傳彪子脩為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

對曰愧無日禪讀作密低先見之明猶懷老牛抵神旨反

讀之愛操為之改容○詩大雅瞻卬篇匪教匪誨時惟

婦寺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寺奄人也

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

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為而為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

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

不知勞之為愛誨之為忠故又言以明之○馮氏曰人之

情勞之語難愛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

忠愛

禽犢之愛

知勞之則其愛深

知誨之則其忠大

婦寺之忠

知誨之則其忠大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

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諶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藁也世

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

去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

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平此四賢之手

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上有敗事通證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也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

入聘子羽為行人馬簡子與子大振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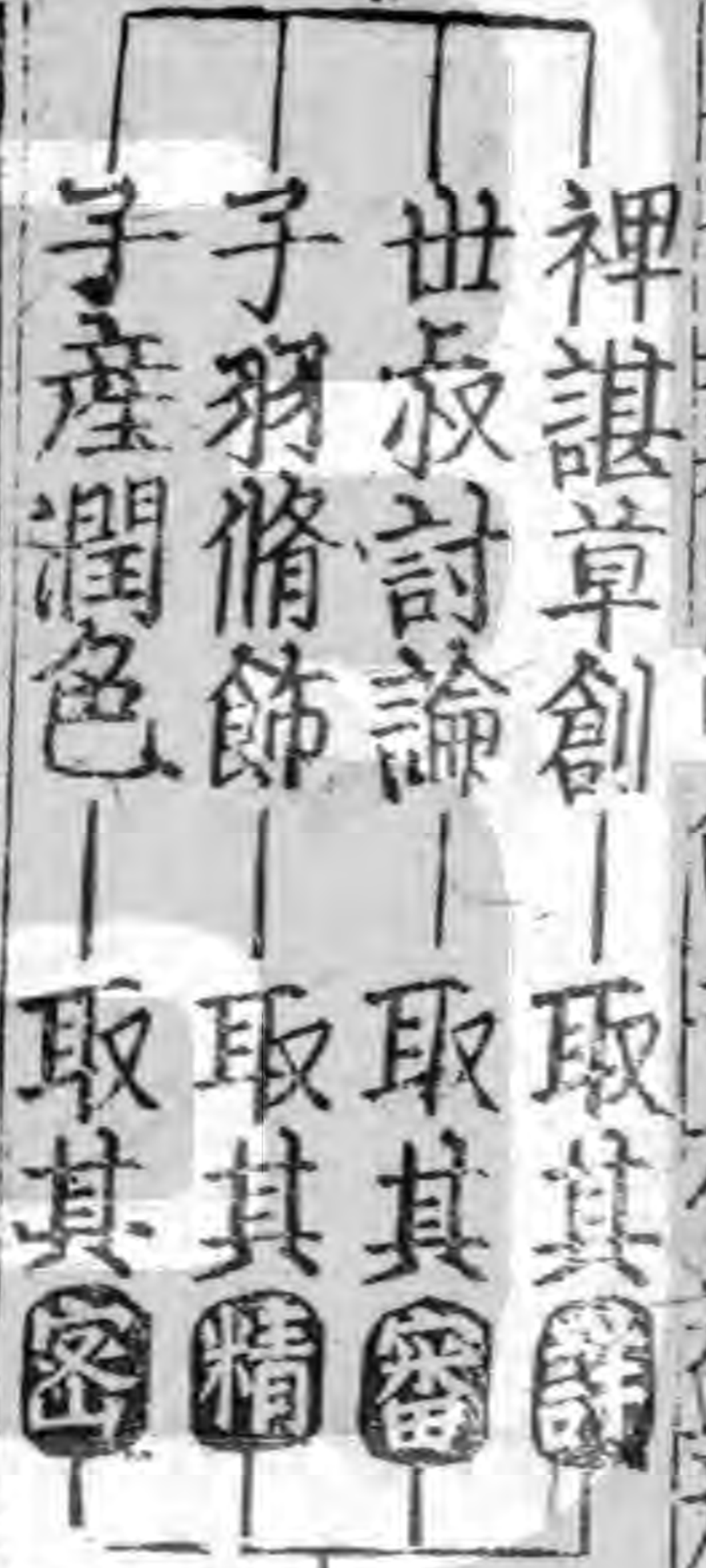
侯曰鄭有禮其數出之福也其無大事子大振美秀而文

也擇能而使之馬簡子能斷大事子大振美秀而文

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善為詳令裨諶能謀於野則獲

得所謀也。於色則否。此才性之微。鄭國將有諸侯以適野。使謀可而告焉。簡子使斷之。事多為。許令。子。禪。謀。乘。以。適。野。之。以。應。對。實。客。是。以。解。有。敗。事。北。宮。成。乃。受。子。大。叔。使。行。也。孔。子。言。此。蓋。善。之。也。則。只。說。利。害。而。已。○。宮。成。乃。受。子。大。叔。使。行。也。孔。子。造。謀。於。使。之。草。創。則。只。說。利。害。而。已。○。宮。成。乃。受。子。大。叔。使。行。也。孔。子。自。用。已。見。直。對。故。又。使。之。修。飾。當。時。子。大。叔。使。行。也。孔。子。是。○。張。氏。曰。聖。人。待。三。子。之。命。尚。當。合。四。子。之。力。則。全。美。矣。陳。之。罪。子。伯。鄭。入。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之。捷。賢。之。力。則。全。美。矣。子。白。曰。晉。為。伯。鄭。入。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之。捷。賢。之。力。則。全。美。矣。知。矣。○。馬。氏。曰。鄭。入。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之。捷。賢。之。力。則。全。美。矣。年。用。子。產。為。鄉。又。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爭。奪。之。衛。命。自。簡。公。十。二。交。鄰。事。大。解。紛。息。爭。也。故。用。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論。論。飾。之。既。公。成。乃。從。而。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益。於。人。國。如。此。哉。

鄭四賢為命。



各盡所長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實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法後崇恭儉作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也。故夫子以為惠人而不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通曰子產不能教者蓋先王之而濟人之子事所謂惠而未及也。○通曰子產不能教者蓋先王之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友曰我死子必為政唯唯有德者能以竟服民自其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以民狎而罰之則多盜取人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澤中劫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

通證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

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士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曰長而好

不立天子秦將來計是速召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惡名昭
吾以天下吾茲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
今可為矣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
而改紀其政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
反止之其夫子非以私列之集註提此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
禍亂至善章通盤內止則其為人才耳其後卒召白公以致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鄭夏楚直申公申子申也申直未嘗
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
孔子同時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語錄人謂之也古註得之猶詩所謂伊人又如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馮氏曰駢邑三百家也齒年也蓋桓公
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
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一曰周禮
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氏

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
夫子之時天下不知有正仲尊王亦是有助夫子所以護之也
子思功利之能足以託國也桓文管晏一切仲之通證荀子仲尼
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桓文管晏一切仲之通證荀子仲尼
是天下之大莫之敢也桓文管晏一切仲之通證荀子仲尼
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也桓文管晏一切仲之通證荀子仲尼
三百而富人莫之敢也桓文管晏一切仲之通證荀子仲尼
仲者實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
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
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
繁乎其未有聞也繁乎其未有聞也
是有大季規模乃為上佐才而伊呂周召其人也繁乎其未有聞也
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止當過之如君召子之道四之類是也繁乎其未有聞也
通證程復心曰管仲子產使知聖賢之季循序而進則子產
使拒齊亦必勝管仲矣不肯為伯
者之事畢竟聞聖人之季故也

以子產惠人觀

德勝其才

繁乎未聞聖學

鄭齊楚三子

以管仲無怨觀

才勝其德

宜乎見外聖人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論語十四卷八

易也或問曰夫富而無驕不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也

怨之味也所謂富貴則夫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見於外耳又烏保

其味也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為怨也故貧而無

而多不足無怨則進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而無

不足者非無愧作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

有餘者苟自知收斂存心不萌則不能故雖處有餘而心未嘗

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後易也

否曰能安其命則能無怨○饒氏曰問貧而無怨即貧而樂

身脩者不能及此觀子貢以無驕對

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貧富

以謂對怨言

貧無謂易

以謂對禮言

富無驕易

不可忽其易

貧無怨難

富好禮難

富勉其難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也大家勢重而無

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

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

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

所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滕薛大夫○饒

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問

國小如何政繁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

應接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玉網大陵小強役弱故至此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於其所短是之謂枉

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

可知矣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欤

孟公綽

以優為者言

趙魏勢重無事家老望尊無責廉靜寡欲

以不可為言

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短於才故可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
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知去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反莊子魯卞邑大夫言
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
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
乎外則材全德備渾上然不見一善成名之亦兼四子之
中正和樂音粹然無復反又偏倚駁雜之蔽而節以禮則中
而無駁雜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
子路之所可及而語音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
不足以語此此就亦字上推夫子言外之意○或問武仲左
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師殺十人而莊子赴
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走齊師殺十人而死○語錄知而不
能且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
是四者而文於藝不足以樂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
短然此聖人方以為為成人則猶未至於成於四子之域

也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
如此逐項說矣○通曰公綽之不欲只是德而其才未備武
仲之知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而其德未至皆有一
善成名之迹至如武仲之要君公綽之不可為勝薛大夫莊
子輕死敵而不終於孝冉求有為季氏聚斂皆有偏倚駁雜
蔽非文之禮樂固未見其渾然粹然也○饒氏曰文以禮
樂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又要一不忘
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扶又反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

與人也又如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

才知去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授命信指

要似遺了思義一句蓋印○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

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

天下之達道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

公綽仁也無欲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
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

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無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頗季以成之然後協于中正而無疵也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或問洪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求路又朋友也其近而易知者不胡氏以爲成人矣而趙氏曰胡氏曰何必然三字以成於前說為疑者取胡氏曰此子路所已能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以子路之所能者而重獎之也馬氏曰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道盡於知者使之捨短集長增益其所未至爾非謂成人不必盡然者是也子路猶以為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言雖無禮樂亦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之謂成人也惟其自許如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殉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成人矣故曰君臣之得其死然則以未能文之以禮樂故也夫子之言始於智以知此理終合於禮中樂和之理豈至死

於一決之勇而不足以言我乎。胡氏以後一節為子路之言。禮是

成人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不言笑見其廉靜不取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然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厭者苦其多而惡其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

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

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

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微疑豈其然

乎深疑蓋疑之也或問夫子疑之何也曰吳氏曰文子請享

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曰文子請享

孝問中發出衣賈所非其主曰夫君子意猶對送伯玉使者

未必能此也○吳氏曰非其主曰夫君子意猶對送伯玉使者

然公明盛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讓伯玉使者伯玉

為謙辭以對蓋以彰其主之美為辭令者亦可以觀矣

以天子所觀

信乎不言
信乎不笑。此必廉靜之士而未可知
信乎不取

公叔文子

以公賈所對觀

時然後言
樂然後笑。此得時措之宜而未必然
義然後取

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

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時

君也。通證。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李武子無適子公孫長即公

以公鉏為馬正家司馬子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

點孟氏之御謂公鉏有立錫莊子庶子請儲臧氏孟孫卒公

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為備也

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統斬鹿門之閔

兄弟也... 武仲... 罪之大者也... 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 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 學也揚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 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又曰使武仲請後果以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西人君又欲逃罪... 以爲春秋誅意之法也

武仲求後

以奔利言 固無要君之理
以請魯言 非有要君之跡
以如防言 實有要君之心

此罪之大者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西見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

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

楚什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

音大君之步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

為水船壞而溺死寡人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

陵之地以所楚成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

其矣

通證

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晉於衛若伐曹衛楚必

其矣

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長成殺以通齊一十八年晉侯
侵曹伐衛齊人出其君以說于晉晉侯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
告之田以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晉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
無禮於晉君取一請復衛侯而封晉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
不可謂而亡之我則伐以先禮何定人之謂禮楚言是棄宋也
棄之謂而亡之我則伐以先禮何定人之謂禮楚言是棄宋也
怨絕于楚而後復之攜如私執宛春以怒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
公從晉師之栾枝使與申柴而為楚師敗績晉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
三日所率之軍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
二事以館舍也食楚軍之穀三日二君他事亦多類此
即二事以館舍也食楚軍之穀三日二君他事亦多類此
大於晉書曰及楚戰于城濮則晉之有難於此則拒稍優於文
晉文先師曰及楚戰于城濮則晉之有難於此則拒稍優於文
耳晉文固諱齊桓亦非純乎正者苦將然一出於正其惟王
乎道

威公譎止之異

以王晉道
以乘朝者觀

威公公心皆不正
晉文譎而不正
齊威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忍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乎糾居黜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
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

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夷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
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

通鑑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

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之歸而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
請受而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
我師敗績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
吾召忽慢亂將作矣無知初適適公大子襄公繼之
遂殺襄公衣服而立無知初適適公大子襄公繼之
於信許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音基成公問不至問命也請
代守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音基成公問不至問命也請
使民慢亂將作矣無知初適適公大子襄公繼之
吾召忽慢亂將作矣無知初適適公大子襄公繼之
知召忽慢亂將作矣無知初適適公大子襄公繼之
我師敗績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
請受而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
之歸而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
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桓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室理謂理所當然而弗
之使不為室理謂理所當然而弗
糾弟襄公死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家不言齊以不當有
獨言也子糾與也然君之嗣子也公糾則止曰然之家不言齊以不當有
于說子糾與也然君之嗣子也公糾則止曰然之家不言齊以不當有
非故又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
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喜痛師曰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北鄙公使展
也盟曰出師無相害也載載書在盟府大師職之職主
侯而謀其不協弼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

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以爲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類亦其蓋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

之文而爲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毅以來
皆爲是說可謂繁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
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
正以小白兄之而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因非予仲
不爲過仲之不也○語錄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心無
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如何也○仲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
便子三月之後或違之○如漢高唐太未可謂之仁人然戰
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
宗出而掃除以取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者哉仲以上
之功亦猶是也先師曰仁者以治心術之精微言者非之
之安亦不足爲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爲難故夫
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爲難故夫
而箴之也○蔡氏曰子路率忽之死仲之不死是以爲難故夫
身成仁仲爲未仁比而言之非說許仲以仁如此也下章匹夫婦
之稱亦指以忽仲比而言之非說許仲以仁如此也下章匹夫婦
忽而言

管仲?

以其過言

忘君事讎忍心害理 不得爲仁

以其功言

尊周攘夷利澤及人 誰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死為猶可而其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霸與伯同長上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語錄問令尹子文

其心而不古其仁不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其功且聖人論

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

則在所謂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張氏曰緩則中國

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卒其功以告之若禹之功曰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

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冕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祗則管之功大矣

諒小信也經繆也莫之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通證後漢應邵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通證前漢淮南厲王長高

知○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通證前漢淮南厲王長高

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去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

齊桓殺其弟以安國秦始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去聲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

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

通證吳程曰糾為桓弟而杜預謂之庶兄本公殺莊荀等書而程子據春秋

秋經文及淮南厲王傳中齊桓殺弟之語春秋單書糾而小白係以齊桓十一年書突書鄭忽同例故糾不當立明矣若

而小白從國逆書入是則小白之立而糾不當立明矣若

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
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
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通鑑唐書王珪傳建

中書舍人王珪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弟也民也召
陰勸太子早為計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官各徵見秦王功高
殺之王責謂曰爾不閱吾兄弟奈何王即秦王問問也答曰太
宗即位拜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

有罪而後有功輔太宗則不以相掩可也語錄問程子可也

說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可以死可
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
者為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問仲始同糾謀雖有可死之
道而桓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傳然非糾之
臣乃齊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
在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以爭身是其不死始知前之爭
為不義而非求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
仁以為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答子貢非仁之問曰
云云豈若云者見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故嘗以程子之說
為正而以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死為改過先生曰此論

甚善但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存可生之道
未至於害仁耳答潘恭叔通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
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
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
夷之分而天下後出皆得以
被其仁仲蓋可以外此矣

○公救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僕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通

證見公治長篇孔子文子○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

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智忘已二也公專君三也忠也胡

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為大夫順理也以其家臣之賤而與之

同列無嫌焉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亦爾○輔氏曰文王

之文幸全休而言此與孔子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饒氏曰

今之所謂諡法未必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
之如此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好學下
問是以謂之文却是正說所以為文之義○馬氏曰文子好學下
其子請諡諡以貞惠文子蓋以脩其列以與四鄰交備國

之社稷不辱故蓋以文初不為篤其臣僕同升諸朝而謂之
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為文有以見文子之不隗其蓋爾
則是以文子為得蓋之時非身後也蓋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
用孔子之意以為蓋不先師曰此過論也蓋孔子於其既蓋
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專而謂可以無隗
於文之蓋耳豈可於其人
之身存而預議其蓋哉

以知人言

不自蔽而薦家臣於朝所以為知

文子三善

以忘已言

不自尊而同家臣於朝所以為公可以為文

以事君言

不自私而升家臣於朝所以為忠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扶喪去夫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

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通政

程復心曰治軍旅得人則朝聘

啓魯召禍治軍旅得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宣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

其國而况有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

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莫強於用人則四方

問與靈者無罪以彼免於今出者如圍幾矣賈之竊權祝鮀

以盡其所長耳○鄭舜卒曰子適備者五蓋有拳

靈公無道

其行不可述宜其喪

衛

以其君言

匡治賓客

以其臣言

鮀治宗廟

其才皆可用一奚其喪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自不更鑄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行也此必有為而言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桓胡登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

年通鑑其父奔在魯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懼

州甲午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桓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

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則皆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

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

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

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

之三子告早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

勢相倚故沮反在其謀而夫子復扶又反以此應之其所以

警之者深矣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處於義不敢不告

日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馬氏

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與者半以魯之眾加

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

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

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然不從之可勝乎惜哉陳恒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計其強弱而左氏所記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其義也夫大惡天下所不容人得誅之况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討則必請其君以告天子天子下告方伯方伯不討之兵以誅之則必請其君以而之天子天子下告之公義為一國之私也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其事以沐浴而朝也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乃有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曰考之漢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而事非一舉告者人得而討之如不足以致其地則告之而侯命以行其則或不在乎力之緩而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狗請命之小節忘逆賊

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通曰程子所謂上告天子非謂孔子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必作矣惟此請之不得扶植當世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也○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語錄問子路勇於義何不明好強其不知以勇為知是以陷於斯耳曰以使門人為臣之事觀之所謂有犯無隱而犯之是犯也○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而犯之是犯也○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而犯之是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也○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語錄問子路勇於義何不明好強其不知以勇為知是以陷於斯耳曰以使門人為臣之事觀之所謂有犯無隱而犯之是犯也○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而犯之是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事君

以子路好勇言

犯顏非難

不欺為難

君子反天理故曰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曰究乎汙音下

語錄上達是曉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

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到底道

理小人就中得箇汙汙。到底道義。君子就中得箇長進。似一日小

人。一日沈淪。似一日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錯。少間救得過

只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今人做錯。少間救得過

一句話。不肯當下。竟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

失也。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反天理。人心。萬理。皆具。人欲

原也。進高明。究汙汙。上達。下達。反天理。人心。萬理。皆具。人欲

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

欲。自。累。則。高。矣。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徇。乎。耳。目。口

鼻。四肢。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汙。矣。張。氏。曰。上。達。者。反。本

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沈。而。愈。卑。○張。氏。曰。上。達。者。反。本

窮。理。也。下。達。者。趨。未。徇。欲。也。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皆。云。喻

也。○通。曰。夫。子。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謂。上。下。者。天。理。人。事

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

上達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語錄欲得

人者輕浮淺薄○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

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去己語錄程子兩段不同前段

人而已後段是為底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

家身已上做得工夫。非惟為那人不得。末後連己也喪了。

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

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下章并反之。則庶乎其不昧於

所從矣。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字。但。今。之。學。者。用

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自。志。在。於。己。今。之。學。者。用

己之學。也。若。如。後。出。刑。各。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

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則。教。雖。已。與

不同。於。此。分。焉。先。師。曰。同。一。字。也。為。己。為。人。之。間。古。今。之

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

以古者言

欲得之於己
終至於成物

○此是用心得失

以今者言
欲見知於人
終至於衰也

論語精義

○遠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声

遠伯玉衛大夫名瑗反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後者出子曰復乎復乎

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通曰少身

惟恐其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及惟恐其過未改而常加克治也使者之言愈自卑

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

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語錄

舊事都消融了無固滯○鏡氏曰行年五十一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是至五十一歲雖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

陽篇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通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始於是之而卒誠與屈同之以非也

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輔氏曰使若不以伯玉之德善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

下而又深有所得於聖賢為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矣○鏡氏曰欲寡其過而未嘗一句意味深長李者

常有此心乃進德之本也○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侯其出而稱之者一南宮适出伯玉使若出是也俟其出而片之者一宰我出樊遲出是也聖人氣象從容如天地之生物陽舒陰慘無非教也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之先師曰欲寡過則不自是

其有不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如伯玉此誠宜夫子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已見泰伯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艮卦大象傳曰兼山曾子蓋嘗稱之

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

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

其職也。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

主於中其能然乎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非有

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非有

上章又說得闊如為人子則思孝為人所思不出其位非有

止其所也思不出其位非有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文集過猶易喪過乎哀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知夫

自責以勉人也。三句辭見于罕篇此不再○語錄道體無窮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

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胡氏曰為孝之序以

仁又為百行之首○蔡氏曰以仁為先猶自誠而明以智為

先猶自明而誠○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為為夫子自道

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先師曰子貢解自道與集註小

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

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踈矣故褒之而疑其

辭復扶又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

意已獨至如此語錄孝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

則發憤忘食統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馬氏曰

我則無暇及他人言
外之意謂方自治也

子貢方人

以賢乎哉觀

優之而有疑之詞

以我不暇觀

自貶以抑之意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評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

各出也此章凡四見形句而文皆有異四見者孝而篇不患

人也理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而文皆有異此章為四則聖人於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章為四則聖人於

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胡氏曰失於務外

每欲其反已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而文皆有異通曰四見之中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之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

疑已抑反語語錄凡抑字皆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

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揚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

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暗不

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語錄逆詐是

我先揣摩摩道那人必是詐我意不信是那人有不信底意

便道那人必是不信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不信

○鋪氏曰不逆不億持物之誠也先覺獨理之明也逆億是

有心竟無心○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

實先竟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

者不能也○通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

而預料小人之為姦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之姦其斯為誠

明之君子乎

以不逆詐言

不自必其欺已

○此待物之誠

以不億不信言

不豫料其疑已

以先覺是賢言

不逃所見於已

○此燭理之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去聲夫子而辭甚倨居御反蓋有齒德而

○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

此其警之亦深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知之序不直則失義

去然畝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整聘疑其以口給取悅味不

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夫

夫之執一而不可通聖先師曰以夫子而尚謂其稱德為佞則

畝之取介固執一也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

中道聖人萬一不為柔佞之不

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尹

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驥

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也非無才然其

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

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柏章皆

如詩六義我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形句老子書德謂恩惠也通證老子道德經

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

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訖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

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

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

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

不讎者不以讎待之也報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

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

易去聲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或問以德報怨私

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當報而怨之各有所當亦

天理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則報怨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

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

然而不以已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實其報復之名者亦以

忠厚而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其忠臣孝子之心若

或人君之言則以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其忠臣孝子之心若

而無報之可言則以德報怨者而伸其忠臣孝子之心若

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

仇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之仇亦將有時

也此當報者不當報者春秋傳曰父不殺而義者復仇可

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所謂直也周公

揚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康公之斷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

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若常相得焉則

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處

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且若小加委曲而

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為也傷氏曰直是直道當報

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

是下論與人結怨而已以德報怨說殺子不若以直報怨之

語中問有曲當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孝者

可為處事之權衡矣

以出於心恩

以德報怨

以直報怨

以德報德

宋嘗不厚

子曰莫我知也夫

扶夫音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

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

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不及而天獨

知之之妙或問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不孝人事

又存人亦何自而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駁於

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聲平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

其猶有所未達也語錄聖門自顏魯公以下唯子貢盡曉得聖

子豈肯論與但子以知得箇頭耳惜乎見夫子說他便自任了如

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

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

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或問下學而上

何耶曰下學者孝夫子云爾今程子以爲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

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通其理也夫形而下者則固天

告之必有深意曰論語中自有一類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

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當時不惟門人知夫

子別人也知知道是聖人夫子却恁地說時是如何如子貢

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論子

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貢也是說他不知夫子所以

相與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二句便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也

人無所許下學是只恁地就平易去無所問孔子於子路也

會得只這平易便是入不能及外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者

有天知者只是道理與天相契合也○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

來曰不要高了聖人高後孝者如何企及說得聖人低越有

意思聖人雖生知亦未嘗不孝如何十五志孝每事問便是孝

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聖門下

學而上達至於窮神化之云是只說上達更不與會下學然

論語

卷

子貢

問

知

之

妙

或

問

不

怨

不

尤

則

不

責

之

人

而

責

之

已

不

孝

人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事

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孝耳。果能孝安有不達者。○張氏曰：下孝人而事而上達天理。天理不外乎人事也。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

聖人無甚慧於人。

必順理言

不怨
不尤
不學
不達

惟欲反已自脩

知之者天

見其循序漸進

○公伯寮翹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朝音

感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矣。子服何也。夫子指季

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志疑心也。○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卻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

子曰：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

謝氏曰：雖寮之愆行，亦命也。其言寮無如之何，則不待

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

決於命而後泰然也。也。是為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為。無可奈何。子路說命如曰：言命者皆為。衆人之則截未嘗到無可奈何。何須說命。如曰：言命者皆為。衆人

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不知有

不齊治。亂。皆有定數。如命。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到

子歸之。於命者。分數安也。疑季氏有惑。志子路遂同。子羔仕

非卿相。齊氏因。或問。子之。說而申明之。曰：子路遂同。子羔仕

也。魯為公室。而孔子以出。藏甲。隋。孔子為政於魯。大率欲裁

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肆寮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寮如命。道

以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去。不。祐。而。不。繫。於。寮。如。命。道

亦歸之。天。馬。○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之所當行。則行。如

當止。則止。如利。害。之。際。唯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如何。今此

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先師曰：天將使道之行。寮不能

使之廢。使寮之愆。得行。是天未欲道之。行耳。聖人不怨天。又

何尤於察哉

聖賢處利害之際

公伯寮以愬言

有陷子路之心

子服伯以諛言

有援子路之意

夫子以命言

乃安子路之詞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也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此海之濱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去如百里奚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顧非蜚馬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

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黃氏曰四者固非優劣

超然高辛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出言豈不能

公願蜚馬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於此為劣乎此

所以不可可以優劣言也○愚氏曰桀溺謂子路豈若從辟出

之十天子為之憮然至是乃賢賢則出則道不行而無仕志也

矣○吳氏曰出言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言則道不行而無仕志也

夫則通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出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

賢者所遇不同

以大有言

辟世 若伯夷太公辟紂之類

以小有言

辟地 若夫子周遊列國之類

以小者言

辟色 若衛靈公自鳴之類

非有優劣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

求其人以實之則毀矣作者有三說橫渠謂義農黃帝堯舜禹湯之制法非有述於人者於作字

若有情而遺文武兼亦不當曰七人矣王輔嗣蘇子瞻劉原
父以為當屬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然不當兩出以作者為作起而隱亦未妥包氏以長沮桀溺
晨門丈人荷蕢者然於作楚狂接輿七人當之以上下章例之
通竊意此章必有脫誤付之二字終然說不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為之者與音平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
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
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語錄問聖人
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用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弟
之問所以所以處商均而禪禹所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
周公所以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也黃氏曰
晨門見已而管蔡不見聖人故云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
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外然其身則是有亦賢也補氏
曰賢者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
無不可為之時其於斯出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
抱關知此之不可為而遂已而未知道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
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蕢之累者歟

聖賢出處不同

以夫子觀

知世之不可而不當為
視天下無不可為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荷去

磬樂器荷擔也按韻書負荷之荷在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

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

非常人矣語錄問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

則揭硜音苦耕反莫已音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

句備風節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

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未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去不反者能之何難之有若聖人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道所不能與哉先師曰聖人之心不能已濟由之閉塞成冬之時而息不能人道濟天下之心荷蕢初聞其聲而人隱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不能忘世之心荷蕢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

荷蕢過孔氏之門也

有心哉擊磬乎 見夫子憂世之心 鄙哉硤硤乎 薄夫子干世之意 果哉未之難矣 責荷蕢忘世之甚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或問諒陰

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梁謂言居喪也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蔡氏模曰喪服四制諒謂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謂之梁謂讀如鷓鴣之謂梁謂謂也即商王之居喪於梁謂也模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晚年而命者如此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藉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比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聲定此句出禮運故民易使饒氏曰禮何以使之達曰官府之政

孝教之教皆所以達之。○馬氏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人。孝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強之也。
○通曰：凡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去詰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己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語錄：敬字，聖字，皆由是。故曰：脩己以敬，始成。而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曰：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問：脩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卒積諸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己以敬，而

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群怨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脩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且曰：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之善乎？曰：脩己以敬，則子路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之推之。而後遠也。○黃氏曰：非謂脩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脩己以敬，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脩己以安人，猶曰：脩己以安百姓也。子路疑脩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之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記：禮，運四靈以為畜，許又反。故飲食有節，此體信達順之道。取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語錄：上下之人，於恭敬信而興起之信，是實理順是相氣。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其意。言能恭敬，則能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若言能恭敬，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信是忠無一毫之偽，達順是

怨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是出是也
○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不聰明止緣身心
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饒氏曰問上下
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如此則敬之功
姓矣。曰天地位育。百姓何由安。先師曰夫
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安。先師曰
勇謀輕視。脩己以敬之言。故推極其功。以
子此條亦推贊恭敬之極功。以發明夫子之
已。以敬一句。敬重下脩己兩句。敬字亦在
中。○朱公迂曰脩己以敬是徹上徹下之道

夫子言堯舜病諸者二。

以博施濟眾

推其效一聖之極

以脩己安百姓

原其本一敬為主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声長上声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

通證

原壤其母死孔子之故人也

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俟也音存也

謂之鴟夷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躍以待之也述猶稱也

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是

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按韻書形定反集註足骨也

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躍然

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為非聞者矣今乃責其喪
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耶蓋數其喪母而歌則褻當絕其
箕踞之罪則褻猶為故人盛德中孔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鄭舜卒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逐其辭外之也
陽皆是也惡之而斥其異親之也遇原壤是也先師曰幼壯
孝弟者蓋好禮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敬其為壽幼壯無
老徒儀階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各其為賊壤良可戒哉

以夷俟言

放於禮法

原壤

以不孫無述言

無一善狀

所以為賊

以老而不死言

敗常亂俗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何也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

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
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禮檀弓子魯子疾童子隅坐而孔子言吾

見此童子不循此禮居位是不循隨行之禮非能求益但欲

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平之役觀長上少去之序習揖遜之

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

故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告欲速成反害其

生矣故聖門之孝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

之端防微積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黃氏曰禮之於人

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爲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

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

老少皆不可以無禮也○通論曰原壤老而爲賊是從幼不

於禮則庶可以免於原壤之弊也○

闕黨禴

以原壤闕

老者而無禮是爲賊所以爲人害本黃
少者而無禮非求益所以害其身氏說

